

人物志

安邑乔阳村先贤王攀桂

□梁柱

前几天,文友景锐先生来电,嘱托笔者撰写原安邑县名人王攀桂的事迹。王攀桂是乔阳村人,民国时期曾在河南当过县长。其子王安定曾是笔者的初中语文老师,具体生平事迹则不甚了了。

乔阳村属盐湖区泓芝驿镇,地处舜帝陵之北、涑水河南,地势平坦,土质肥沃,盛产大枣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载“安邑千树枣”说的就是这里及北相一带。小时候常听人说:乔阳村上打枣,下种田,圪垯捻长的藕儿蔓。物产之丰富,经济之富裕,略见一斑。全村村容规整,南北一条中央大街,东西两侧对称十二条巷,南北两座城门楼,巍峨壮观。北门上书“北瞻涑水”,南门上书“南望条山”,四周城墙高耸,素有“小路村”(当时运城即称路村城)之称。

为进一步了解王攀桂的事迹,我驱车前往乔阳村,在初中同学梁士奎及其义兄孙桃李的帮助下,走访了王攀桂的老师——王师父的孙女王梅兰和孙子王立刚,以及90多岁的马关锁和赵安稳老人。孙桃李还给我找了本《乡土人物志》,里面对王攀桂事迹有详细记述。据此,逐步梳理出他的人生轨迹。

清光绪五年(根据《安邑县志续编》中记载的王攀桂67岁推算),乔阳村东大门巷王家诞生一男婴。贫寒之家生计艰难,将儿取名攀桂,寄予厚望。王家是该村大姓,分支五门,各有祠堂家庙。秦家巷的王师父就在五门祠堂讲学。幼时的攀桂聪敏勤快,每日捡拾干枣树枝,以供家里烧火做饭,每每路过五门祠堂,听闻里面书声琅琅,很是向往,便驻足门外旁听,收获多多。

一日,先生提问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,‘说’为何意耶?”众生答曰:“高兴。”先生再问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



▲王攀桂(老照片)

亦乐乎,‘乐’何意耶?”众生答:“喜欢。”先生又问:“那么,人不知而不愠的‘愠’字作何解释?”室内无人应答。站在门外的攀桂脱口而出:“恼怒。”王先生惊叹其聪明才智,免费收下了他。

从此,王攀桂进入五门祠堂的私塾学习,早起晚睡,刻苦攻书,进步很快,老师也“倍爱之、益教之”……当时清制规定,每府学仅二名,州、县学各一名,由各省从学员中考选,保送入京,称为拔贡。拔贡经过朝考合格,可以充任京官、知县或教职。王攀桂就这样脱颖而出,成为己酉拔贡,出任河南省沁阳县知事,即后来所谓的县长。

清末民初,沁阳地境盗匪横行,民不聊生,贫者尤甚。王攀桂出身贫苦,深知民间疾苦。他怜悯穷人,勇于担当,亲率县城军警剿灭匪患,力保社会安定,受到广大民众拥戴,恭送“万民伞”至县衙,上书:“王知事一心为民,功勋卓著,永志不忘!”

中原大战时,王攀桂调任河北省武清县知事,全力支持冯玉祥,反对蒋

介石,被冯招致麾下,参与戎机,恪尽职守,清正廉洁,告老退职还乡时无余财,仅带回“万民伞”一顶。当过县大爷的王攀桂,家无高楼大厦,仅存旧宅一所,与平民无异。

王攀桂还乡后,依然关心村事,调解纠纷,受到广大村民的普遍赞誉。他文采出众,热心公益,担任景梅九任总撰的《安邑县志》分撰(即副主编)。抗战结束后,他又主编《安邑县志续编》,为存史资政育人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王攀桂不顾年事已高,老当益壮,历任山西省文史馆馆员、山西省政协委员、原安邑县政协(时称各界人民代表大会)副主席、原运城市政协特邀代表等职,为新中国建设尽力服务。他疏财仗义,关爱村民,每逢麦收季节,总要自费买些仁丹、十滴水等降暑药品送给大家,村民至今感念不已。王攀桂关心国家大事,爱好学习,据梁士奎回忆,王老先生已是耄耋老人时,仍旧订阅《人民日报》。

梁士奎介绍,王攀桂学有所成后,还曾为恩师在村南观音庙对面的池塘边筑台树碑建亭,感念师恩,弘扬师德。王立刚说,他爷爷去世后,王攀桂也曾慷慨解囊,赠赠重金予以安葬。

笔者曾查阅景梅九主编的《安邑县志》和王攀桂主编的《安邑县志续编》。《安邑县志》卷八《科名选举学校毕业谱》载“王攀桂,己酉拔贡,河南沁阳县知事”;《安邑县志续编》的《安邑县参议会姓名、籍贯表》中载“王攀桂,六十七,籍贯寨里治村”字样,另在《杂记》中载“记乔阳村九月八日事”,记述了日军在乔阳村的暴行。关于乔阳村、王攀桂的记载仅有这些。

作为《安邑县志》副主编、《安邑县志续编》的主编,其中关于他自己的懿行善举没有只言片语,颇为遗憾。他为人谦逊低调,尽显文人风骨。

河东风物

张仪古道的千年回响

□南俊

皇天后土,是华夏民族最古老的信仰。万荣黄河岸畔的后土祠,为历代帝王祭地之圣地。汉武帝泛舟汾河,挥就《秋风辞》千古绝唱,后人筑秋风楼以纪之。楼底横贯千年通途,便是张仪古道,古称汾阴道。这条东西要道,相传为战国纵横家张仪游历列国、西入强秦的必经之路。这位河东才俊,由此渡黄河、出函谷,终在秦国拜相,以纵横之术搅动天下风云。

秋风楼东西两门额上悬匾,东书“瞻鲁”,西题“望秦”,古道穿楼而过,在台基间敛作一道深邃的历史光影。史载9位帝王20多次亲祀后土,唐玄宗三临、宋真宗躬祭,并祭祀太祖、太宗。据方志与祠记佐证,汉元帝竟宁元年,王昭君出塞和亲,自汾阴渡黄河、经张仪古道北上,辞别中原故土远赴塞外,足见汉代此路已是晋南咽喉要道。古道不远处,张仪村依墟而建,村名与古道相映,是万荣人对这位先贤的恒久铭记。

张仪故里,即今张仪村。张仪早年师从鬼谷子,习得韬略纵横之术。因出身寒微,他在魏屡遭冷遇,赴楚后更因和氏璧失窃案蒙冤,被楚相门客鞭笞至体无完肤。归家后,妻子心疼怨怒,他却张口笑问:“舌头尚在否?”得妻“在也”之答,他慨然言道:“足矣。”三寸不烂之舌,终成他纵横天下、定鼎乾坤的利器。

公元前329年,张仪入秦,以“连横破合纵”之策说动秦惠文王,提出亲魏善楚、拆解六国联盟的战略,为秦国东出扩张版图画蓝图。次年,这位落魄士子拜秦相,封武信君,开启“一怒而诸侯惧,安居而天下熄”的传奇生涯。秦武王即位后,张仪离秦归魏,复任魏相,一年后卒于故土。这位黄河岸边走出的寒门策士,以绝世辩才改写战国格局,成为中国外交史上不朽的符号。

千年流转,古道再书壮歌。1937年秋,朱德、邓小平等率八路军三大主力东渡黄河,于庙前渡登岸,沿张仪古道穿秋风楼,步行赴侯马、北上太行。自8月底至9月中旬,三万两千余将士迤逦前行。这里成为八路军踏足山西、奔赴抗日前线的第一站,为古道镌刻下热血与荣光。

万荣由万泉、荣河合置而来,文脉绵长、名人辈出。隋唐大儒王通、初唐四杰王勃、书法家薛稷皆出于此,群星璀璨间,张仪的智略锋芒依旧夺目。乡间流传“张仪折竹”的佳话:贫寒少年以竹片抄书,竹尽则书于掌股,映照着三晋儿女勤学苦读的精神底色。此地更以万荣笑话闻名,李家大院旁笑话城笑语不绝,待客讲笑话的古俗,恰似脱口秀之滥觞。有人道,张仪凭口舌纵横天下,这份语言智慧与豁达风骨,正是万荣幽默的文化根脉。

漫步青石板古道,足音踏响千年沧桑。恍惚间,张仪意气风发西入秦关,昭君车队迤逦北行,八路军将士高歌挺进,一幕幕历史画卷在眼前铺展。这条古道,承载着纵横家的谋略、和亲者的乡愁、革命者的担当,沉淀着黄河文明的厚重与坚韧。

战国烽烟散尽,张仪舌战群儒的雄辩犹在河东回响。他以寒门之身逆袭成才,以连横之策奠基秦统,其智其勇,被后世奉为权谋与外交的典范。秋风楼下,黄河涛声依旧,仿佛回荡着两千年前的豪迈笑语:“舌在,便可有为。”这份以智取胜、以才立业的精神,至今仍在三晋大地熠熠生辉,成为穿越时空的文化回响。

文化思考

一通节孝碑引发的思考

□朱青龙

近日,柳文利老局长发来一篇关于柳氏家族300年传承的文章,还附了几张照片。照片中,最不起眼、却最让笔者心动的,是绛州汾南宋温庄柳氏旧宅旁的那通节孝碑。

经过多日辨识与校注,笔者将碑文内容进行了整理。在这些斑驳的字迹背后,是一个女人被历史折叠的一生。

碑文并不长:王氏,16岁嫁入柳家,26岁丧夫,守节27年,独自抚养两个幼子成人,让家道由衰转盛。乡里人称她为“贤母”,于是立碑纪念。

这是典型的晚清节妇故事,也是我们在地方志里随处可见的叙事模式。但当笔者试图透过碑文的修辞去触摸她时,一个更真实的形象慢慢浮现出来。

她的生命被时代压缩成短短几行碑文,却在字缝里透露出顽强的生命力。她不是被供奉在道德高台上的“节妇”,而是一个20多岁就失去丈夫的年轻母亲。她要侍奉长辈,要照顾孩子,要操持家务,还要处理乡里事务。在那个时代,一个女人的命运,往往不由自己书写。她的生活里没有浪漫,没有选择,只有责任和活下去的意志。

碑文中那些典雅的词句,是时代赋予她的外套。但外套之下,是一个普

通女人的苦、累、坚持与温柔。

节孝碑是时代的产物。清代大力推行“旌表节孝”制度,节妇与孝子成为维系社会伦理的重要符号。

从社会层面看,节孝文化确有其价值:它强化了家族的责任感,为乡里提供了道德参照,维持了基层社会的稳定。

但从个体层面看,它的代价也显而易见:将女性的价值框定在牺牲与顺从,以道德之名剥夺了女性的人生选择,把鲜活的生命抽象成伦理符号。

节孝文化像一道光,照亮了社会秩序;也像一道枷锁,限制了无数女性的命运。

王氏的一生值得尊敬,但她的价值绝不应被“节孝”两个字简单概括。她的智慧、勇气、担当,是一个更立体、更真实的人。

当我们回望这些历史时,不是为了苛责过去,而是为了看清今天的我们应如何去得也更稳、更远。

如果把“节孝”两个字暂时放下,这通碑其实提供了更珍贵的东西——普通人的历史。

正史由帝王将相书写,而民间碑刻记录的却是普通人的生活轨迹。

这通碑告诉我们:柳氏家族的谱系如何延续;晋南耕读人家如何联姻、如何生活;女性在基层社会中承担着

怎样的角色。

王氏不仅是家庭的支撑者,也是乡里秩序的维护者。她调解纠纷,帮助邻里,是乡村社会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这些细节,是宏大历史不会记录的,却恰恰构成了真实的社会肌理。

研究这通石碑,笔者不断在想:在选择极少的时代,女性如何以有限的空间活出力量?在选择丰富的今天,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女性的价值?我们如何既尊重传统,又看到被传统遮蔽的真实生命?

节孝碑提醒我们,历史不是抽象的,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构成的。理解他们,是我们与过去和解的方式,也是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。

一通节孝碑,记录了一位女性的一生,也浓缩了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。它让我们看到礼教的束缚,也让我们看到普通人身上不可磨灭的生命力量。

历史不应被简单评判,而应被理解。王氏的故事之所以动人,是因为它真实、有血有肉,也因为它让我们看到:在时代的风雨中,一个普通女人,如何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一个家,也撑起一段家族的记忆。

每一块旧石碑,都藏着一个时代的温度。这通静默的石碑,仍在向我们诉说着过去,也启示着今天与未来。

本版责编 王捷

美编 荆星子 校对 薛丽娟

E-mail: ycwbbwh@126.com